一七一：警員找殷、馮

「希望是這樣吧！」康妮母親無奈何地說。

現在，鄭志鵬也只能安慰她一下，同時協助她辦理康妮的後事。

杜康妮離奇暴卒，眞正傷痛的是她母親和鄭志鵬，殷楚宗感到震驚，馮泰永則內心恐懼，坐立不安。

便衣警員在案發後不久，就分別到殷楚宗和馮泰永的寫字樓找他們去。雖然，他們兩個都是富商名流，但是，他們與杜康妮的關係密切，案情這麼嚴重的案子，警方是不能不找他們的。

聽說CID找上門來，殷楚宗並不感到太意外，他神情凝重地對兩個警員說：

「知道了康妮被殺的消息，我很感震驚，心裡也難過。到底，我們會經是好朋友，沒想到她這麼年青就死了，而且死得這麼慘！」

「杜康妮出事之前，你曾經見過她嗎？」

「大約一個多星期前，我見過她。」

「在什麼地方？」

「夜總會。我去捧她的場。」

「後來你們單獨離去嗎？」

「沒有。當晚我有事早走。」

「平時，你經常買杜康妮的鐘出街，或者在夜總會打烊後和她一起去消夜嗎？」

「不經常。」想一想，殷楚宗說，「近來，我和她之間已經相當疏遠了。她有許多熟客，有的比我更加接近她。」

「例如誰呢？你能不能舉舉例子？」

「我不大清楚，外間有不少傳說。」殷楚宗不想明言。

姬娜在看日出，與王治功已成了好友，清水昨夜和她有了同床之誼，她雖不知清水的心事——「如果嫁，就嫁魁梧而英俊的王治功。」

姬娜對王治功的身型，在接受他擦背服侍時，已看得清楚，但她是處女模特兒，肉慾還沒有經驗，却有了少女一定有的情愫。王治功體貌誠懇，氣派和態度，清水暗中原已全心相許——雖然不知道他跟燕子同居了很久；現在姬娜對這個英俊大男人有了心，清水不覺得，她是畫家，深知女模特兒如果還是處女，那一定不會輕易將童貞給一個男人的。

姬娜在看日出後，同清水、王治功三人進大堂間開早餐，三人談這旅程，下一個停船處是錫蘭島之可倫坡，印度南端古代的獅國，熱極了，但大森林中，終年有涼風。當地貴族在開闢遊會，女人輕紗，與男友在大樹下，掀起裙來，與男友作性的遊戲。第一站，是阿拉伯西南角，紅海入口的亞丹，也是英屬殖民地。

「我們必須看可倫坡的園遊會，由于天熱，男女只遮住下身，過自然的天體生活；第二個站是過亞丹入紅海，天氣最乾熱，我們必要同到開羅，看埃及的金字塔。」姬娜天眞地提議，清水笑了：「全船的人，有誰不等著有停站，就一定上岸呢？太早了，我們必須回房多睡一會兒。」餐後三人各自回房，船向馬來半島南端的星加坡駛進。

王治功的二等是後後半的艙間，姬娜的二等却在前一半，這一層共有三段二等，都是大廳分出三四條小巷的一間間二等單房，其中部份是遊樂室，圖書館。姬娜邀王治功到遊樂室去打枱球（彈子）——「打一兩盤，再休息。」

增進了兩人的友誼，王治功問她：「你的房艙同我的後段艙，是不是一樣？」姬娜道：「打了球，我同你去看看，現在應該將圖書館、遊樂室到處看一遍。船前甲板的泳池，共有兩個，一是海水，一是淡水，兩天後才開放。」

「我懷懷同你兩個騎駱駝，昨夜我已夢見和你同騎一隻雙峰瘦駱駝，在金字塔的陰影下吹風！」——「眞的？怎麼同我一樣？我也夢見騎駱駝到了金字塔下！」他們打了一盤球，姬娜輸了二十五點，每點五分美金，她說：「給你二元五，去我房裡拿。」王治功沒料到她的二等小浴房不止花洒，且有磁缸——「你放水，我一身汗了。」她不客氣反鎖了門，先摟住他熱吻——「唔！很甜！求你用吻包住我全身！你有男性之美！」

心之人

天涯俠客　梁羽生　原著
秋風　黃鶴　繪圖

一七一：兩人同夢玩金字塔

一七一：全無綫索

客家周曰：「咁富叔知不知華哥得罪何方神聖呢？」

冚家富曰：「只可以講一舊雲，阿華已經自己搵食，我好少過問佢之事，周哥，如果由你出面，我諗或者可以有機會。」

客家周呵呵笑，曰：「富叔，你太過抬舉晚輩矣，富前江湖，正所謂龍蛇混雜，淨係大圈仔都不知有幾多堆。」

冚家富曰：「周哥意思係阿華得罪大圈仔？」

客家周曰：「我冇咁意思，舉例而已，老實講，即使我嗰仁義堂出面，亦未必有結果。」

冚家富曰：「周哥意思係有法子帮下手？」

客家周曰：「咁又唔係，富叔吩咐到，阿周有話不盡力查問，但問題在全無綫索囉。」

冚家富不悅，曰：「周哥，如果有綫索，我阿富又點會來求你。」

客家周忙曰：「唔好講到求，富叔，你話阿華哥遇襲，咁佢兩位手足呢？」

冚家富曰：「兩條靚仔話遇上一個人，攬住兩條女，迎面行過後，從背後施襲。」

客家周曰：「你嗰兩位手足點呢？」

冚家富曰：「根本估計不及，我思疑兩條女係男人扮啞，一出手就打暈兩個，阿華有有暈，我不知。」

客家周曰：「咁即是無頭公案一樣，叫我阿周點查？」

冚家富曰：「周哥，我相信，你一定有計者也！」

客家周曰：「你放心，計我未必有，但人面仍然有兩分，我可以同你周圍打聽一下阿華的下落！」

冚家富曰：「好極，得周哥應承，我阿富可以放心。」

客家周曰：「唔好咁講，我阿周未必有交代者也，總之盡力而爲，富叔，講開又講，照咁睇，阿華又不似同人有深仇大恨，否則已經畀人掠低。」

現代江湖實錄之八　田長歌

修羅門

兒戲（三）

城市之光　匡成

「哦，你明日不去登記，是你變心了。」溫水光也和她說笑。

「明天，改爲雙方家長見面。」

「好呀，晚飯怎麼樣？」

谷秀玲徵詢過媽媽的意見，同意了。

溫水光問過母親，雙方便就此約好了下來。

溫水光和父母先到，谷秀玲和父母跟看到來。

兩個年青人，分別介紹雙方父母認識。溫太太道：「光，看來對世伯的稱呼，快要改口了。」

兩個年青人互望一眼而笑，溫先生與谷先生，隨便找一些話題，溫太太與谷太太，話題集中在子女身上，却又帶有謙意。

谷秀玲和媽媽談了一會才打電話，電話接通了，接電話的正是溫水光，她道：「電話由你講太巧了。」

「我正想打電話給你呀。」

「爲什麼？」谷秀玲詢問。

「我想告訴你，明天不要去登記。」溫水光首先說。

谷秀玲嗜嗜好笑，但好玩的她却作狀道：「怎麼？你變心了。」

「不，是媽媽說不可太急，最好和世伯、伯母見面商量過然後……」

谷秀玲吃吃笑，打斷了他的話，他問：「你笑什麼？」

「我打電話給你，正想說着同樣的話，是媽說的……不料你先說了，自然好笑。」

天堂夢斷

文-司明　畫-家格

我們再遊世界

「我們先到日本，過了幾年，我們再遊世界。」

「去過日本的人都滿意。」梁雯說：「但他們說東京這花花世界中東西太多，太花我們女人的錢了。」

「多買些有什麼關係？」黃聲遠望着李薇：「女性在年輕時候不打扮，等老了可能後悔呢！」

梁雯向李薇一指說她遇到好丈夫，李薇道：「我相信拿尼不會差。」

「不能與黃先生比，這是事實。」

「梁小姐不要捧我了。我們早些走吧！星期日生意好，梁小姐同意吃京菜嗎？可以換別處。」黃聲遠望着她。

「我要吃餃子，北方餃子。」

黃聲遠提了一家京菜館，梁雯說是去過，那邊是高級京菜館，有韭黃切肉水餃，黃聲遠點頭道：「在一般京菜館中，沒有切肉餃，把豬肉放在軋肉機中軋了出來。拿尼也吃韭黃？」

「我們都不忌，但我對韭菜不大歡喜。」

「今天不叫韭菜算了。」

一刻鐘後，三人下樓，他們跳上的士，兩個女的坐在駕駛座後，黃聲遠坐在司機身畔，抵目的地，三人好容易找到一張桌子。都要了香片茶。黃聲遠問梁雯吃不吃烤鴨，答道：「我們祇有三個人，吃了烤鴨，別的吃不下了。」

「是的。」李薇點點頭。

茶來，是香片，黃聲遠要梁雯點菜，她笑道：「我祇要吃韭黃切肉水餃，大概是五個。其他由黃先生作主。」

黃聲遠望李薇點，她要他包辦，他說需有小盆扒翅，兩個女人都反對，他道：「恭敬不如從命，却是沒有大菜了。」

「不是酒席，何必要大菜呢？」李薇說：「我們來這裡小吃，便載掉全村的水源，村民便用船去別的山岩流泉盛水；載斷水頭不生效，便放毒蛇，吓，擅于捉蛇的山村漢子，多多益善，都說增加收入！」媽咪講述着，她好像很熟悉似的。

港海外桃源

辛海

「那財團豈不是沒符法？」

「最後，財團的蠶虫師爺想出絕橫——向村子裡的不安分子，不想被困山村的年青一代入手！」媽咪說：「他們用的是腐蝕分化。」

「對現代城市充滿幻想的山村青年一定上鈎！」媛媛說。

「財團派出好幾個熟知山區生活情況的傢伙，分別去游說，既有以城市高薪優差做餌，也有以貸巨欵讓他們在港島九龍做生意；更有用美色，引他們去夜總會或的士高玩得昏昏沉沉……于是便簽下巨額欠單，和賣屋書。好呀！在一天裡，那些說客拿着單據，面目猙獰地走到桃花村，要各人清還，否則封村！

「中老聲村漢跟幾個正義的青年，憤慨地走新界的理民府控訴——指大財團運用不正當手段，誘惑村裡青年中計，簽下巨額欠單和賣屋契據。可理民府的官說不關他們的事。父老們索性走去港督府請願，而港督更加理會不到！結果，父老與青年悲哀失望……過一段時間，報紙便刊登整條村子失踪的消息！」

「財團派出好幾個熟知山區生活情況的傢伙，分別去游說，既有以城市高薪優差做餌，也有以貸巨欵讓他們在港島九龍做生意；更有用美色，引他們去夜總會或的士高玩得昏昏沉沉……于是便簽下巨額欠單，和賣屋書。好呀！在一天裡，那些說客拿着單據，面目猙獰地走到桃花村，要各人清還，否則封村！

「中老聲村漢跟幾個正義的青年，憤慨地走新界的理民府控訴——指大財團運用不正當手段，誘惑村裡青年中計，簽下巨額欠單和賣屋契據。可理民府的官說不關他們的事。父老們索性走去港督府請願，而港督更加理會不到！結果，父老與青年悲哀失望……過一段時間，報紙便刊登整條村子失踪的消息！」

十五：腐蝕分化

「桃花村一夜之間消失，是那大財團在背後搞的鬼？」媛媛問。

「照我所知，並不是。」媽咪搖搖頭。

「他們不是非要收購到那條村子不可嗎？」媛媛說。

「他們在進行收購那村子時，遇到不少困難。全村五十戶人家，五十個頭腦都生了粗傳根的中老年漢子，才不容易說服。他們的高價政策，行不通；後來，財團與政府商量，以遷村的辦法，把他們遷到另一個偏僻海角，也行不通；接着，便用辣手，比方放火燒山，把他們恐嚇，但村漢村婦應付山火，有的是好辦法；火攻不能，便改用水攻。

「財團派出好幾個熟知山區生活情況的傢伙，分別去游說，既有以城市高薪優差做餌，也有以貸巨欵讓他們在港島九龍做生意；更有用美色，引他們去夜總會或的士高玩得昏昏沉沉……于是便簽下巨額欠單，和賣屋書。好呀！在一天裡，那些說客拿着單據，面目猙獰地走到桃花村，要各人清還，否則封村！

「中老聲村漢跟幾個正義的青年，憤慨地走新界的理民府控訴——指大財團運用不正當手段，誘惑村裡青年中計，簽下巨額欠單和賣屋契據。可理民府的官說不關他們的事。父老們索性走去港督府請願，而港督更加理會不到！結果，父老與青年悲哀失望……過一段時間，報紙便刊登整條村子失踪的消息！」

風言蜂語

倫緣

原因

元朗警方謂區內無女學生當娼。

因爲查不到？

難計

冒名民意已超過五百宗。

可能還有默不作聲者。

不可不防

聯國專員籌港府撤銷禁閉營政策。

也可能被誤會爲開禁。

十八：突接到陳光電話

阿珍却說：「沒事，我只是覺得住在屯門太悶，要回老家住幾天，散散心！」

阿炳說：「那你們幾時回來呀？要不要我去接你？」

「不用，到時假我就會帶阿玲她們回來的了。」

一連兩日，阿珍都沒有返回應召公司，陳光打電話去余家，却沒有人接聽。肥婆朱太走上七樓拍門，却沒有人應。到了晚上，朱太又去拍門，木門打開，朱太看到阿炳。阿炳看到一個陌生的女人，兩人都爲之一怔。

朱太道這屋內的男人就是阿珍的丈夫，阿炳却不知道這個胖女人是何方神聖。朱太一怔之後，馬上表達來意，說道：「我是住在六樓的朱太，你一定是余先生了，我有點事，想找余太問一問，不知道她到哪裡去了。」

「哦，她回外家去了。」

「我們本是天天見面的，怎麼不見余太提起呢？」

「她返外家的事，事先連我也不知道，我也是昨天晚上接到她從外家打回來的電話才知道的。」

「你可不可以把余太的外家的電話告訴我嗎？我有點事情要找她。」

「可以。」阿炳自然不知道阿珍與余太之間的事情，便把電話號碼告訴余太。

不久之後，阿珍娘家的電話就响起來了，先接聽的是阿珍的弟弟，弟便叫阿珍聽電話。

阿珍一聽是陳光的聲音，登時嚇了一跳。

債台

王方

十三：突接到陳光電話

陰賜福冷然問道：「你與那宗刦案有關？不對，那時候你才幾歲！」

「當時有一個婦人拉着一個孩子求你們收留，最後徐總鏢師答允，帶回西威鏢局，那個小孩子便是晚聲！」余顧南喜孜孜地道：「晚聲跟姚景升來此，便是爲了破壞他的好事，想不到遇到恩公，剛才晚聲在山坡上放毒烟……」

陰賜福哈哈笑道：「陰某不是你的恩公，你要感激的該是吳錦新！你何須討好老夫？一刀殺了老夫，黃金古董，全可得之！」

余顧南忙道：「前輩誤會了，晚聲無惡意，亦不是覬覦你的古董！再說當年若非你擒住姚景升和歐陽開，晚聲與先母也未必能逃出魔掌！」

「那就算扯平吧！彼此互不相欠！」陰賜福神情依然十分冷漠，慢慢站了起來。「你不去西威鏢局，跑來此處作甚！馮令坤和吳錦新也來了？」說着轉頭四處張望。

「說來話長，晚聲離開西威鏢局已快三年了，馮總鏢頭和吳鏢師的情況也不知道！」

陰賜福這才放下心頭大石，須知他此刻氣力未完全恢復，再遇强敵，必死無疑！當下先檢查手下的生死，竟無一人有呼吸！

余顧南跟着他，道：「姚景升道人不是東西，前晚收拾好古董，趕快走吧！」

陰賜福冷冷看了他一眼，忽然哈哈大笑起來。

余顧南訝然道：「前輩何事這般好笑？他們醒來時，你寡不敵衆，還是趁早離開的好！」

「你的話只說對了一半，前面那一截說得沒錯，後面那一截便大錯特錯矣！」陰賜福眉宇間含着殺機，目光一凝，落在姚景升身上，陰惻惻地道：「姚景升既然不是東西，爲何還要留下他一命？」

余顧南見到陰賜福那充滿殺機的樣子，不禁一驚，問道：「前輩要殺他？」

（三八九）

陰陽之間

華景

開心

五三四：果然迷迷糊糊

朱迪滔滔不絕向羅拔說出整日的活動，是想看看他有什麼反應，同時也了解一下亨利魂附他體軀時，他有什麼感覺。

「你所說的我一點也不明白，」羅拔不迭搖着頭說，「不過，我彷彿在做着夢，你所說的一些情景，是出現在我的夢境裡。」

「亨利說你不會醒的。」朱迪失言了。

「亨利說？」他忙問，「這寃鬼又來了？他來幹什麼？難道他知道我在做夢？」

「你別這樣說，你這一定有古怪的。」

他樸而不捨地問，「快告訴我，到底發生過什麼事？亨別胡思亂想好了，他不會來的。」

「這傢伙神通廣大，什麼事也可幹得出來的。」他低下頭，「不過，只要他不害我們，我也算了，我眞是沒有他辦法！」

「你說一直在做夢，眞的嗎？」她故意支開原來的話題，「你想想，從早上到現在，這麼長的時間了，難道記不起曾做過些什麼？你眞是失憶了，而且很嚴重呢。」

「的確有點像患了失憶症，」他頷頷首，「我確是到過你所說的各個旅遊點，只是有點迷迷糊糊，同時有點累了。」

海底巨型蠕蟲

長達十一呎皮膜韌而剛

無奇不有

章古意先生：

深海裡有巨大的蜘蛛，還有巨型的蠕虫和和蟲，所以科學家認爲這是奇事。

美國海底考察潛艇，在一萬二千四百米深的太平洋海底的岩石上，採集到一些奇形怪狀的深海動物，其中有三十厘米（約一呎）長的蜘蛛，有比鴕鳥蛋還大的蚌，也有看上去像蒲公英花的動物。更有趣的是，海底考察潛艇在那寂靜而黑暗的海底，還發現了一種巨型蠕虫。

蠕虫是一些蠕蟲而動的無背椎動物，例如蚯蚓、沙蠶、「紅虫」、「禾虫」等等，都是蠕虫。寄生在人體內的蛔虫、蟯虫等，也屬於蠕虫之列。通常都是體型細小的，不會很大。人體的寄生虫中，蛔虫算是比較大的，有時會發現一兩尺長的蛔虫。

但是，巨大的蠕虫，人們只在這次海底考察中才發現的。在那片海底，巨蠕不是一條或幾條，而是密密麻麻地擠作一團，像水族店門前擺着的那一大團「紅虫」一樣。這些巨大的蠕虫，長達一米半（約四呎半），他們還生長着一條像「尼龍繩」那樣的皮膜，整條長達三米（約十一呎），像一條揹帶那麼粗，眞稱得上是蠕虫中的巨然大物。

美國蠕虫專家對這種巨蠕感到驚奇。他認爲這是新發現，值得研究。他發現，巨蠕的皮膜很柔軟而易於彎曲，但是皮很韌，他的皮很韌，他的皮膜很韌，但是，他的皮膜很韌，但是，他的皮膜很韌，但是